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七

明宮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賀虔莖王隣華平寇奏功叙資序

余在中樞隣華王公以御史巡關有聲今累擢
中丞督南贛軍務威風首路用平臨藍羣盜增
秩賜金盃合丁易詩書之所紀雖載在功宗而
官屬奉爲儀型士民發爲謳誦尤詞之不可以
已者易解卦上六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
利晉卦康侯用錫馬蕃庶詩彤弓章我有嘉賓

中心駭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采菽章君子來
朝何錫予之踞車乘馬玄袞及甫書費誓穀乃
甲冑敵乃于備乃弓矢礪乃鋒刃胤征殲渠宥
脅汚俗與新而盤庚之于姦宄殄滅之無俾易
種于茲邑皆其章章者也南贛當江楚閩粵要
脊表裏山谷盜賊依阻因特建中丞節選擇使
威名折衝之臣填撫上游而治于贛自主文成
以來爲 聖明揚鉤深致遠之威率皆往石村
公以名御史列卿寺子曾于臺班日擊公風采

端凝秀整望而知爲三秦人傑也故下車以來
百里望塵千里聽聲案無餘牘庭無勁胥門無
貴踊叱霆囑電捲颶擊霜百城凜凜凜凜三尺毋
敢陽魯冠而陰郤鼎旣稱大治矣獨九疑之麓
臨武藍山二邑徭民舍匿其中天性暴惡自以
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十年一反曰高
繚紫繚二源尤甚嘉靖時一煩用鉞比崇禎八
年至十年幾如封豕長蛇之薦食焉在楚則攻
陷衡醴茶攸湘潭祁陽諸城郭而睨視江之袁

州永新環而攻之而不勝又攻粵之樂昌韶州
郴桂間暴骨如莽四省爲震十一年四省督撫
出宿于次公親以韎韐之跗注孫馬訓兵右轅
左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攀輦卽利而舍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直螻蟻以攘之六月興師九月
奏凱盪寇之功未有不淹時如斯者雖四省重
臣與有勞勩然每戰必虔師執蠡先登誰爲之
帥耶蓋公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望塵知軍操
筮制變平日所儲武力鼎士遺百分之一以攻

賊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不
留行矣于是露布
草疏目列曰臣所部南上十八、不靖不敢避選
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也

天子下司馬敷覆命太宰增公官秩宗伯賜公
兼金名聲暴于駱越威稜乎憺乎鄰域雖古竹
帛所載冊青所畫不過加用此典耳予沐浴黃
河九里之潤與江省士民謳誦太平欲開發附
惇史以待采風者會未有路而贛縣令陳君履

忠與予有世講誼乃走幣徵言同諸屬賀軍吏
具悉公之名迹救災恤民肅察貞度更有百倍
于討賊者予不覺避席而嘆秦風之大華嶽之
高也昔魯工歌秦季札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又觀西嶽志所謂
巨靈仙掌箭括通天乃知河山正氣宣翊大運
降神挺異世有國植予通籍四十年祔侍秦中
先正如富平太宰渭南御史大夫兩孫公羅州
少宰王公長安御史大夫馮公皆剛正有豎立
爲昭代名卿此外間有一二不類乘高勢爲邪
者率皆塗地豈不顯明命山河明神實繼紀之
耶今四封多事

天子拊髀思腹心干城公必進鼎司備樞輔以
副萬里之望南顧勲猷特其嚆矢耳吾知有方
有虎端委正色潛消泮渙不軌之端具規百世
利爲

宗社靈長計豈凡所見可及哉

沈日倪縣侯人觀序

國家功令凡三年天下縣邑長吏集

闕下述職其治行第一者課最

賜宴郎吏部拜給事御史異日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
次用之卽漢廷黃金璽書爵至關內侯遺意也是故
明興良吏於是爲盛明年爲己未

王會吾邑日倪沈侯趣舍人治裝行有日矣擬以間道
一省太宰子舍行獨早邑中父老皇皇然若兔赤子於
懷具知功令不可再借寇君謀所以贈言馬首尸祝以
見去後思者無乎不至而學官弟子獨於侯深則崇而徵

不腆之言塵祖帳於東城門外明遇主臣避席頓首曰
不佞於侯深猶弟子也然而非世倍之所爲深也嚮者
侯報政已條言政之大都今能益乎曰益矣事事而數
之猶未深也請言所以對學官弟子者間嘗屈指漢以
來循吏不過曰政平訟理吏無姦刑盜賊不起令庶民
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耳其徵應遂至於麒麟
鳳凰降集御國然求其以文雅飭吏治止廬江文翁所
自飭厲學官弟子攷蜀地遊京師者比齊魯焉陳留劉
昆居恒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
素木醜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射兎首後令江陵反風滅
火守弘農虎北渡河光武稱爲長者兩公之外雖廉平
有風愛者踵武然絳灌之文史無稱焉而况乎今之世
也卑者無論高者曰吏道以法令爲師烏用儒爲此曹
非公事而至偃之室可媵罵而溺其冠也第目覽詞訟
手答牋書精心事上官而以其餘爲束脩彊外之交倘
蒙子公力得入帝城翩翩長安貴人亦稱治行第一矣
其毋柰諸儒之口未厭也今侯何以得此於章縫間哉
聞之曰侯始至也卽結構黌宇而鼎其甲秀之門暇則
躬行學堂論道講書時致秀才之僑眸角能程藝互相
推高更誘進初學惟日不給案上計簿與經生課簿雜

視劇則乙之硃墨點勒隨間命小吏屬還衡文主者宿
名持威重精許可考試諸下縣鑒裁畸嚴而獨於鍾陵
若寬然選棟於鄧林之野則侯之以也棘闈之校侯以
資望領經房得雋甚盛則又侯之素心經術之以也大
吏揚侯於廷有祥麟瑞鳳之日抑又何必侈羽儀於漢
之神爵乎侯自此遠矣近事計吏之良留選給事御史
但太宰雖居東山

主上未聽其高安車在門蒲輪在唐則侯又束於功令
不欲待選必即吏部而澄敘百官矣言路以叫雲批龍
爲職

主上神聖安得用之撫拾微淺以佐攻擊於職謂何曲
筆阿人侯復不能得侯郎吏部進一人而君子有所持
退一人而爲不善之小人有所懼亦必如今日之甲乙
學官弟子者其功德不萬萬於給事御史耶勉之哉其
他善政碑在口矣語畧具嚮者考績文序中

送張鍾山僉憲入賀序

廣陵鍾山張公以憲節督部江右十三郡傳政公廉不
羨私繇闡津吏者率望風棄繻間視他道篆一切與民
休息不畏豪敢爭訟但簿責是非耐金矢勿入甬半暮
政通人和於是里父老與其繇徒保馬者咸歌之曰張
公爲政樂不可支矣江右不當天下郊公尤清嚴治辦
飭傳不甚煩碎視其庭可以搏鼠暇乃進孝廉諸生論
道講書孝廉諸生重公制義宿名北面堂下執弟子摯
惟謹而公於諸制義來請者輒爲之硃墨點乙梓其尤
懸諸通都之市學官靡然嚮風矣會 新天子萬壽初

元邦君大夫隆重厥典北嚮稽首推公載見公單騎無
累重拜表就裝孝廉諸生徵不佞之言出祖以公治粟
吳中不佞爲吳吏辱公知譬諸草木則臭味也可無言
哉昔人云文章關乎氣運始吾不信以今古况之良然
虞夏商周渾噩之言尚矣漢表章六經而兩司馬之文
興光采若日月經天三代之治惟漢紹隆焉唐宋雖遜
其盛而韓之文李杜之詩歐蘇之文並大雅有氣力故
紀人代者必曰漢唐宋云其他月露風雲之李抑何其
亂下之踵也 明興以制義取士卽有宋王氏之經義
也緣名理綴文尺幅爲限不能如詩賦之淋漓盡態然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書不能授幼童而守白首而不能
竟要眇神奇名公鉅卿率借爲先資夫豈可爲無關氣
運而日之曰小技也哉 國初庶事草創日不暇給金
華諸公舍章而不曜弘正以來瞿唐王薛稱盛業與北
地信陽歷下弇州之古文詞並立不朽此無他大雅而
已雅則新而無窮也救盡而無惡也近時文運焱煥才
俊雲翔後進弭以馳逐不無鄙夷四家若曰匪色必不
鳴矣匪异必不稱矣高者務碎義逃難剽新語卑者
詭遇亦一朝而獲十而矯枉太過者則曰我惟先輩之
是程剗落光采執筆若稿木之枝未免兩者皆譏云惟

公之制義高潔如秋雲溢湧如春水所治毛公家言清而不劇葩而不汗盡而有餘味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而公復孳孳教人以好古博見動則曰六經子史當無所不讀卽不必嘷志其辭但涵繹其大指而奪其精神以供吾筆鋒何難自爲今之瞿唐王薛者而必有意于離之合之也夫可規可萬可水可懸可量可權謂之國工國工能以規萬水懸量權之法與人不能與人巧而巧豈在法外哉居嘗妄言文章三年一小變以褻然舉首者爲之幟乙辛以來六槩可評浸淫不止氣方漸趨於巧薄亂端見矣得公文與公之所以教人爲文振還其大雅而知天下事尚一可爲也夫漢有兩司馬之文章自有長平冠軍之武節唐有李杜之詩韓之文自有郭汾陽河朔之勲裴晉公淮蔡之績而宋之歐蘇在翰林不與韓范諸公之出入將相者稱天下大文章耶以古况今不失索忝斯文不墜則東方一隅之難寧足有無哉故文不關氣運猶非文也不關氣運猶非人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豪傑大度士且文章之祭酒也吾知其所關甚鉅謹以前言授簡賀舍人之治裝者其他尋常稱述不過一歲九遷爾公龔卿則里父老與其繇徒保馬者業已舉酒酌地祝誦之載途矣不

依何贅焉

沈日倪縣侯考績序

姚江沈侯以丙之辰蒞吾邑越一年上計簿司功蓋合
虔南之績爲三年云丞史諸君徵文爲賀熊子曰傳有
云同官爲僚知侯莫諸君若也曰不知也吾儕下執事
日侍使君如御於風中不知其所以噓也所以拂也熊
子听然而喜曰風不可知也知其風之自可矣諸君亦
知侯爲天下貴公子以太空爲父乎下車之日長年三
老耦語市中曰新使君定佹敖鮮腆必不能菜食而憂
民深也乃侯則溫良謙退不以行能先人而廉潔通敏
民之情僞與其疾苦靡不諗以身周知雖寒素老吏弗如

殆天授耶抑家法之素耶余每見世家子一上公車無不席氣力得京朝官卽不得以京朝官伴繇於一鵲居無何粉署天曹取之若掇似汗之實徑也而侯則令矣令復南康矣此不足見侯之家法乎風之自也知風之自而後可以知侯之政請臚句其凡邑累年大荒薦餓先一年以失正官遂莫以告侯至而告獨急乘舟乘櫓勘視獨勤是以兩臺爲灾民請命冠首進賢司農覆題報可許以白金五錢代漕粟一石率石紆三錢通縣約紆六千金有奇而會邀權金頒賑亦可抵荒都歲報什之二蓋邑列都三十有八而五都濟彭蠡厥田下下厥賦上

上侯露冕戴星行部野澤中一望薦草莽水泉侯喟焉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督其繕治隄塘振抹不遺餘力司農責賦如捕蛇侯曰姑紆此予遺令之得糊口於四方民乃乘吏呼不至就食於蒲羸無流徙者皆云杜母生也建學宮之文明門庀飾廟庭唐宇結構號稱繁鉅勢不能無徵發侯擇罪人輕科自城旦舂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俾負錘折贖而兼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作策兩便緩自登報御史計簿外一切不以主進故成功速而民不知有徵發也羅溪湖爲車馬五父桃花水盛波臣嚙堤甚洶悍馳道幾廢當事動色相督曰此都莊也

意非大興繇役不可計金當中人五十家之產侯董董捐數十金而有夷之行不日成之民復不知有繇役也神矣哉不大聲以色侯之謂乎官河漁課積爲黠與右所据湖民施畧者稍投左足則以爲闌而没入之是弱肉而強食也青浦錢侯坐分其河於湖民而歲責佃價於黠與右以待凶荒立法甚善乃黠復舞文與縣官抗法幾格侯甫至卽廉其人而鉗之佃價遂無逋矣俗之敝也邦君大夫每立岸塹與摺紳釜鬲或爲科例以防請托甚者謁宁人如謁帝侯以爲是邑土風淳直其小人儉陋其君子深思何請托之可防乃盡捐城府若家人子相响然青白不見而內朗陽秋士大夫有不漂然於節槩者哉至其精力推行本之設誠而致晨起坐堂臬剖决如流書漏下三十刻訟筭立空胥吏如負霜雪俱奉案牘外一事不敢關决市駟起滅者移之郊盜賊得主名不輕貫一縣中不寒而慄不續而溫豈蹢躅廉謹者所敢望耶其它存問鰥寡覽觀謠倍稽課儒效清覈丁戶酌應賓使敬事上官如庖丁攘臂奏刀合於桑林之舞真所謂部事風生士與民下與上都在嘘拂中而不知其所以也丞史之言殊信大抵斧斷似西門而出以渤海潁川之平易左勝之右安之一年之內煥然

神明百廢具舉凡報政而中丞以司空行河薦剡稱侯
治行第一司功亦會以第一報
天子其爲御書加璽以勞苦循良吏者厥典豈不亦鄭
重哉且莫領澄敘之寄刀尺百官無繆涇渭吾知侯之
宰天下亦如是矣澤蔽天壤慶流子孫其以鍾陵發萬
里之軻乎其以鍾陵發萬里之軻乎

新建邑侯吳毅銘擢戶部序

漢陽毅銘吳公蒞西昌凡六載連值洪潦爲沴間復大
曠民與玄螭赤魃爭旦夕命轉輸力絀公下車憫焉如
納於隍力請監司兩臺議貸議蠲卽賦繇勿及格主者
督責若雨公曰縣令縮半通綸爲此予遺攸暨柰何以
捕蛇束濕之猛博上官課最比歲稍有秋下令催科而
大者牛車小者負背上與下寬然有餘而不知公之所
以調劑也邑地當會省故事疲於手板公簡曠自若晨
起坐堂皇部署官事如流水六曹曹居於所其胥如梗
其隸如塑童水之西饒山谷民羯夷不均尚氣喜鬪訟

侯於調者譎者突梯者桁扶不縱其餘瑣細一切傳以
濶目鈎金束矢無闌入焉下鄉濱彭蠡與鍾陵星渚相
繡錯生產纖薄強半食於焚牧戊申大浸父老子弟登
屋巢居煙消累日公露冕裹餼糗爲之痛哭分火徐議
弛長河之禁施糜泔澣瓊尾者天於鮮食甚矣公之仁
聲入人之深也能熊子曰父母哉父母之保赤子心誠求
之康誥以此該王道愚嘗妄論衡吏治者太上論心其
次守其次才以公之仁心質有其內而才節兼焉西昌
之政特嚆矢耳至於問澤宮之翼翼如也問雉堞之馮
馮如也問衢道之湯蕩如也問堤塘之井井如也公六
年間所以造我西昌者寧可更僕數哉而公之心之才
之節諸大夫之於童叟亦既熟耳目之矣今壬子冬宇
內郡邑諸侯功令當趨闕下述職公亦將飭琴鶴比
上諸士庶方皇皇謂公此行必內留冕飛漸遠已謀半
俎之地爲公千秋尸祝迺王爵者念良宰勞勩久在外
特拜版部尚書郎行且需次天官氏云蓋今寓內南北
綏寧中外輻輳非不號稱極治然四方奏水旱無停牘
邊陲之間羽書狎至卒伍枵腹荷戈秋毫惟大司農是
仗太倉閭寺之貯若掃官府動輒需億萬當局者總然
仰屋如不朝夕公一持籌必有所以濬其本源塞其漏

蠹何如而令九塞士馬飽騰何如而令兩都十三道不
困大東何如而令內府二十四監局斂手於心不敢騷
驛計將有烹弘羊誅卜式而壹本之於大學生衆用舒
食寡爲疾之正經者公固恢恢乎遊刃有餘地哉居無
何且曳履天官之庭涇渭搢紳無謬衡石吾儕業於西
昌之政見公一班矣謹因諸大夫命於黃白攀轅之會
輒忘其無腆以賀舍人之治裝者

送潘昭度公祖巡撫南贛序

今皇帝秉執至道搯魁杓振厲衆工而于填撫
一官尤隆重每廷推或再三選擇或簡貳推非
文武質有其威風者不能膺此任屬南贛都御
史缺吏部以江西左布政使視按察使分巡道
事昭度潘公名首舉朝上夕報朝野手額得人
三司大夫欣欣有喜色相告曰有三懿焉傳曰
同官爲寮吾輩與潘公朝夕形就心和協恭亮
采 朝廷予節鉞示疇光寵在寮友矣一也江

省二節使贛撫雖專亞省撫而以萬里之望爲九里之潤建威銷萌于上游闔省陰拱而享清寧之福矣二也卽私言之今時填撫非當路塞率以予京卿潘公以外藩奇得之爲之兆也吾輩不益可以自奮乎三也行有日矣有此三懿可無一言耀祖帳江門之外因役筆于熊子熊子遂踴躍再拜歌崧高之七章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潘公之謂也已歌韓奕之三章曰顯父餞之清酒百壺三司大夫之謂也已歌烝民之

八章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熊子亦主臣自謂也然非其倫矣則有周人之賦其棠在召伯巡行南國政不勝書周人獨紀其棠下聽訟一節公之官無乎不攝于按察使爲布憲掌卮之刑禁于水利爲雍氏掌溝瀆澮池于驛傳爲環人爲掌客爲掌訝逆賓于疆于分巡爲掌固爲司險修城郭溝池藩塞阻路于備兵爲軍司馬都司馬掌戎令于屯鹽爲土均掌平土地爲問師任商以市事貢貨官何備也公于官又無平不

稱問訟牒則獄狎清平戴白之老覲齒之孺無
愁嘆之聲矣問川澤則斥金矢之美完繕河堤
野人歌鄭白之沃津吏却溱洧之車矣問驛郵
則牢體餼率各有等數裁其贖冒嚴其節限鄭
莊無敢私置孟嘗不敢夜關矣問干楸則通都
之城下郡之邑式增其廓所靡殊無而敵賦不
煩於氓隸悉索抗弊以法所應坐也寬劑之而
名爲平已滿者嚴室之而砥其濫也可綽有餘裕
矣問詰戎則四衢五艾水陸各有士者撫軍戲

下吏士加舊之半春秋講肄之耀赤日羽如日

月鏡儼如雷風矣問屯糈齏政則清其進之田

部吏覈機利之賈豎子飽伍輸課之外稍有奇

羨銖粒盡爲公謀而又不沾沾爲一切束濕薪

故撫軍得展布于上郡邑盡承流于下矣是公

之舉其官又何一如其官之備也且以宣序清

聞之燕進子弟于硯席摘文脩史論道講書各

因其資材而取之又幾幾乎文翁之化蜀也以

故治理流聞京師三年前九逆羣盜攻剽之時

廟堂已注口于公今果干城倚之矣知公至彼
或爲朝歌之設三科或爲渤海之罷捕逐或爲
潁川之集鳳凰或爲東里之褚衣冠神明變化
出按察南郡之成績遊刃若然又奚待聲色之
動哉天下真撫錯疆特置扼要脊形勝而控制
四封者惟鄖陽與南贛鄖陽則項襄毅南贛則
王文成並間世勲賢立名當代皆公之鄉人也
天日精氣實式憑之公自此遠且大矣又何必
貴耳賤口侈口于史傳諸循吏哉敬以是復三
司大夫曰唯唯否否三司大夫曰唯唯

司理慎三胡使君考績序

國家課吏治彷彿尚書詢事考言底績三載之意
報最司功至哉備乎虞廷明試以庸之典也于
時岳牧羣后師濟允釐而尤于象刑欽恤諄諄
咨戒爰命臯陶作士惟明克允則今日李官所
自始乎乃漢史又系李于黃帝曰黃帝李法李
官之重于古上哉賈矣仰稽乾象北斗爲帝車
大理星直斗口杓樞龍角左角李是李又天官
也非其人詎能輕任哉吾郡南昌李

廷簡無錫慎三胡使君乃丁丑會試之第三人也其爲文隱栗昌明高華秘奧不襲述以附離誠統楫羣元之手旣已魁天下而出其緒餘陶鑄一郡以和顏接士月有課肄稱彬彬大雅矣然南昌首郡李密近臺司十三郡之事大錄于君若使俗吏當此特以簿書期會爲故至于風俗流溢恬而不怪或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握轡好苛禮自用或遊意爲惠于法內外析律二端增辭飾非故入縱舍令吏民見之灰目者比比

也使君菜食而深憂民持廉爲表撰劇整亂日以謹力乃論議務存寬厚耻揭揭然言人過失至于涇渭庶品如度長短不失毫釐如量多少不失圭撮如權輕重不失黍粟要歸于守正持重合和衆工不似世之矯矯爲廉者多深刻喜陷害人也民習彫敝姦軌不禁御史察計簿引繩覈治惟李是倚使君爲法比亭情罪相準得理之衷案言一定雖鄧析之刑書所不能該叔虎之侮智所不能折壹是以寬德施生爲本夫

扶世導民莫善于德天地之德莫大于生萬庶
性命豈以供李之喜怒爲使君蓋行古之道歟
南昌鮮地財嘉功或饒陋無所農桑穀畜或饒
廣薦草莽水泉使君每褰帷訪俗庶問築甬所
至籍有誦聲蓋天資庶靖因公生明不假掎擊
武健以爲威而府史胥徒自穆然口無譁囂手
無上下蓋端本之效也今且三年有成矣使君
早失怙奉太君和熊劬勤以績學習知閭里艱
難故深嫉夫行汙而寄治身私以托公比哀鯨
哲獄臨事不惑有于定國雋不疑之風所立名
迹治行

朝廷知之天道贊之今日之考固禹司之嚆矢
耶使君奉

恩綸褒異太公進羣珮鳳珈觴太君養堂人生
懽慶之事未有高焉者也夫翠蚪絳螭之登乎
天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憮膠
葛騰九閔使君以得民爲階以蜚聲爲翼瑣閣
虛席使君行且驥首奮臆霖雨四海將天下實

賀南昌郡寧能久私使君哉然天下之民舉女而南昌安其更永賴矣熊子居鍾陵之阜修農圃之疇與父老子弟日歌詠其棠三章其如周人之于召公乎謹因諸薦紳先生履燕之會爲箴諷之言作徵書前刻預告令人其治裝以俟

賀撫臺石帆解公祖南樞榮行序

天垂象斗爲帝車杓指四鄉以衛紫宮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五材之不能去兵也玄蓋其燦然者矣

國家兩都竝建法天設官樞部有長有貳于南都則特署叅贊機務爲根本視重其長貳如狐趙郤先胥箕隨范迭爲將佐謀斷相資非曰閒曹可坐嘯也廣陵石帆解公填撫我江右八年于此其兼樞貳建中丞節亦四年于此矣前後

膚功歲奏露布誼騰鳥奕大常鉤匄金石夫非
今日之方叔召虎乎若以稱功論寵卽一日三
錫手序星辰特陟鼎司豈凌秩序乃五年僅兼
銜樞貳又三年始爲真南都在精急喜功名之
士見以爲遲徊而公固委蛇于道者也公德造
我江右樂其成忘其淹如祖父之于子孫襁褓
之顧復之如一日在百姓若孺子依依祖父膝
下冀得長有我公而倏焉免懷豈勝眷戀乃論
者以天下大計與久私公以江右孰若早惠公

于天下奈何舍明試煩夢卜勞我

聖天子宵旰耶君子曰此

聖天子所以坐炤萬里而與公咸有一德者也
何也撫方夏者有全神致中興者弘遠畧藉第
令顧堂奧忽方隅將藩籬罅而窺伺生憂尋中
于堂奧矣大江之南自百粵五羊以逮三湘二
夢九江八閩其間險僻阻奧封狐長鯨之所跳
梁延袤不下萬里一尋陽縮轂其口而豫章實
爲都嘗故建公節以扼其吭也自公蒞止以來

威風首路武節颺流邇陘游源遐曠泳沫試觀
四隣屢震而十三郡安若覆盂是誰之賜耶蓋
自公苦心拮据三屬五刃水陸營伍無不備飭
金火矢石無不講肄臂指呼吸無不鉤聯所以
一聞虜警投袂入衛屨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
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席矣他如臨武藍山瑞昌
馬寥諸狗盜則紅鑪之燎毛髮曾足以稽執事
者之用錢哉于是中原寇攘望江滙而却步不
能越皖瀟一寸睨視天塹而後知金陵藩翰久

已默受公無形之保障貳樞之秩非虛加也此
虎豹在山餘威扞及藜藿當官幹實之効也蓋
至江右底寧南顧寬矣而後移公南都彼北道
諸賊耳公威名尚敢怒其螳臂以效鉗子山君
之覆轍耶則公之前用實而後用聲也用實者
積精以澹威不待不需之歲以用聲則神行而
已矣夫然則又任公于江右而後可以速超公
于南都豈不亦保大定功全撫方夏之長算哉
嗟乎今日之事誠難矣大師勦寇歲星周而盪

定無期全力捍邊昂角芒而闌入莫禁增兵索
賦騷擾以相奉民亦勞止葺楚堪嗟紛絲愈亂
倚檻之憂政未可歇何如公之爲江右也峻城
深隍屹然示金湯之勢一切官辦備具多方權
畧不取公帑水旱爲民請命不以用衆忘恤農
公之所以戰則必克坐而制勝者能同其心而
一其力也推是以操化權佐

天子撫方夏以幹江右者實兩都以翰南都者
維四域終始一德精神折衝則采芑之歌方叔
江漢之美召虎公實似之狐趙鄒先胥箕隨范
又何足云吾知勗司一席且虛其左以待矣

賀清江令秦若水奏績序

今天子御曆之十四年序際夏秋百嘉備舍萬寶告成清江縣若水秦侯以三年治狀功列民俗之化遵奉典令奏其績主者將上上考彙報之宰士必且齋戒受質以其成質于

上顯用錫命以風示諸獻計者卽當選擇館閣省臺論思密勿其留以須召縣父老子弟躋彼公堂洗爵謁主吏稱賀而侯已卯闈中同考所取士孫子孝標何子衍之肅刺欵熊子之當日

口某等七人俱出秦師冀野之收請一言書屏
爲徵庸兆托在世講誼毋敢辭謹避席役子墨
客卿爲之序曰漢吏治行有二等其一切奉三
尺律令以從事發姦邪摘陰伏如神明精悍暴
挫夜犬無聲京兆東海是也其休養安遂不徒
厲威邀赫赫名乃條教法令允孚格于至誠用
綏戢之穎川河南是也然遷固傳循吏必曰奉
法循理所居民富去後見思津津稱德讓君子
之風固知循吏者民之表也爲政者將酌于民
者也所重端自有在清民素謹樸稱易治而屬
以歲之不易抗弊巧法因緣爲市泯泯紛紛上
下皆有痾焉侯籌畫篤密峻節如杲日凡可爲
衽從時若百敘無壅底焉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有寧壹之惠有保乂之利有董攝之威有純肅
之化劑量舉其衷仁禮成和惠洽寧億衆庶休
有令聞上不虧令廢務下亦不病浚求侵傷之
苦雖比不得歲而計嘗中程清爲楚粵五父使

者午貫于道侯樽俎供億司里授館賓至如歸
古征則不調業賦馬口錢顧牽掌之卒矣積久
漁于禍猾市民輕黠者多買復或隱于胥徒遠
累鄉閭善家子奔命無不疲者侯挈令惟視其
人不令胥徒免輕黠買復雖上人未肯以阿意
爲說所與爭承執議堅確必裁以利民卽盛氣
爲威者皆訕服謂侯能諍以義實恩其民非爲
已地也戊寅夏水囓梅家畬河堤丈計數百田
悉沼侯奮然曰原隰泉流經政大事我在此不

能令土疆用又高下穰殖于用職何果將坐待
隄從地出而水以蘆灰止乎乘辰角天根之見
捐俸祿募人徒收而場功儕而畚耨後不淹時
水道就軌侯規造底濟勞不在璧馬下而糜饑
者粟其老穉者作屏藜藿蓬蒿而生嘉功者驅
蜂螭之集榛枳而民無助勦失圖者一以禮義
爲科指可世世通行不致以意穿鑿各取一切
兩造之情寧待管掠定之毋敢詭詞不服且時
復多暇引文學講藝頌述雅化閣西里社彬彬

盛矣清之市鎮以樹樟名者四方走集猶秦鄭
之具圃原圃也百貨之賈侯無與知而仰給機
利者如雲集農耕野士嚮風旅出塗人咸謂侯
覃懷鞠育之所及懇款精毅庶深密謹外不示
其迹故歲計有餘至于今上下交獲豈非循吏
惻惻之效耶夫無根而固者情也無翼而飛者
聲也侯之情在緇衣三章侯之聲在蓼蕭四章
今

聖天子聰明睿智握機獨運必大選天下賢才
則莫如取忠信之長廉善之吏置之左右丞弼
正衣冠立

朝廷又誰敢附上罔下附下橋上哉侯無錫產
也故多忠鯁君子熊子竊獲附草木之味于先
正顧端文高忠憲及近時亮烈之俊頗不乏人
則侯之風節氣義知更有出于政事之上者異
時匡救治理領袖人倫其以清江發千里之軻
乎書所云其惟時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
侯其勉之哉

賀司李胡慎三行取考選序

國家令甲以言責重給事中御史清近而要徵取
天下司理邑宰之治行第一瓜及者考於冢宰待
報可用以扶政帥先百寮補闕拾遺拂世矯俗基
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使天下回心而向道
類非文俗吏之所能爲也如我南昌理慎三胡使
君爲政七年於茲奏課連最首應徵書今甲申春
三正月部劄至行有日矣鄉先生暨父老子弟欲
攀車卧轍而不得謀所以賀舍人治裝者屬筆不

佞請質言其前懿而期望夫後效可乎使君無錫
產也地居蘭陵梅里之間濱於震澤周禮職方所
謂揚州其浸五湖雲霞沃蕩天與地沓其山之夫
椒九龍若龜鼈星居漢中東南甲秀文運毘通而
使君尤以文第丁丑三人雋甲榜筆精墨瀧辭成
廉鏐義吐光芒恍登峯山而闕策府隨牒來理吾
郡持丹筆稱平衣不重采食不兼味耻以鷹擊毛
擊爲治折節行仁克心履禮庭無勁胥門無貴踊
毋漏吞舟毋掛尺鮒確然特立然亦時有大貨至

於衡隲羣吏如白日曬光幽隱畢炤乃溫良謙退
不以行能先人史稱黃次公善廉吏毋失賢者意
鄭當時推轂其官屬常以爲賢於已使君兼之矣
夫扶世導民莫先於德 密文峻而姦軌不勝獄
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若或持巧
心柝律二端轉相比况 惡欺文致斯又豈刑中意
哉旅卦象曰止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使君體大易之義而以于公之志行其廉平
直而不挺曲而不誑內行旣修外不以名論議

寬然長者其度勝耶以故賢愚咸服經宦徑崎嶇
九阪七年履之若一日無枳跖者昔成是臯陶爲
士苗民率服天官書左角李右角將武與兵通取
類於天之震曜屬者奉靖有攻剽之徒千僕區之
法使君假守兵是褻耀坐甲固惟敵是求然猶惻
然通乎上下曰此者奉靖未狎軍政豈有裔民
乃以蕃爲營攀輦而會職梁有魯文告省論
不待痛而服烏乎仁哉蓋刑法兵法同稱太微垣
大星將位執法左右端門紫宮大理直斗口陰德
星若隱若現法者天之所施王者之所制質也人
臣第不以意重輕令民搖手觸禁致事勢相激麻
起雲擾則刑平而兵亦寢矣使君天性寬厚有斷
割積厚之光久則難變獲上信友行且對揚休命
爲左右弼直之臣以矯非糾迤仁人一言天下溥
沐其愛利而悖惠靜正之遺愛南昌亭下赤子忍
免於懷哉吾知使君心軸可使官守挈壺殮坐中
減聲樂而則以軌憲憲以信度度以名分分以盡
制如農有畔如布帛有幅行矣使君請以一言爲

從史贈可乎處囂常靜者之謂貞視細猶鉅者之謂一居泰如約者之謂恒中立獨持者之謂強使君內視宜高知不與庸庸伍也使君往哉

賀南昌令沈方平考績序

漢史豫章郡屬首南昌則南昌爲古縣云介在西表爲都會首戶口殷大徭賦煩重非有叱霆矚電行雲捲颶之才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天建此邦得方平沈侯以庚辰名進士推擇隨牒而來今既三年有成矣三年前後屬以水旱盜賊類仍敝邑幾用不保聚猜禍吏去籍嚙惟正之供且鉅萬稍一批導靡裘蠶尾之歌且驟起侯苦心調劑豪猾懋服循守條職出入有經縱赦有度已責建鰥救

乏蠲逋重民蘇而輕民無徒誰之力耶縣四履高者田疇沃衍卑濕尤半侯裒次等衰准量決塞如舟鮫守澤之萑蒲虞侯守藪之薪蒸俾民耰犁穉耨提閔通瀆故能阜滋百物而生之嘉功夫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九德可歌孰大于是且也楚寇震鄰亭長不戒烽火已壓袁臨新都護提兵數萬雲翔以至資糧屛履咄嗟取辦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也今時吏道之失如敗鬻然大吏特以簿書期會爲故至于風流

俗溢恬而不怪盜賊充斥不能擊追禽制反繫家爪牙吏虎而冠連染良善侯操舍得衷隸卒不敢上下廐置驛馬賣請買復夕改朝更中人之產當之立碎侯守文專已干謁不得通漕轉近十萬值不登之歲追呼楚楚長年倚掉而索輕齎復鉅萬燥濕精糲必以度釜庾豆區必以槩雖歲事在穀玉之間而牛車擔負人人誦倪內史無間也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愛養基本不敢窮極循吏之則也語曰惟則定國侯禮以體政政以勝衆

衆以勝事事以靖民及瓜而代行且肅衣冠立于
朝廷攘袂而正議令朝士莫敢挾持浮說如漢九
卿自治民高第入其遺愛在南昌者視單父中牟
密縣殆復過之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侯亦可以自信矣侯吳西產也蒼弁之
山餘不之溪其深秀醇和鍾爲人才乃標俊朗迥
卽君家休文雲禎兩僕射弘先司空叔源御史文
章氣節暉映圖史祭先河而後海道固有本哉昔
晉人之歌東晷曰黍以育我稷以成何以酬之報
長生明廷之上讀司功奏廉辦之課壘書褒讚榮
及所生不日鋒車下南浦省閣清要且虛左席以待
矣請諸薦紳先生躋公堂而颺不腆之言以祖主
吏之奏記者

賀新建令郝綱卿考績序

今縣道視古侯甸若也國制祖虞廷考績之意領
縣者三載奏滿書晉郎并晉所生如郎位益其重
哉六安郝侯綱卿第丁丑進士明年除豐城令酌
於民以爲政養材任地載時象天廉問築甬雖饑
穰更事耳循聲流吳臯劍水間號稱甚治乃用南
庾軍糧不及格爲王者所操切議鐫旋以牛車負
擔如格議復乃改玉新建兩邑煩劇相等新建尤
在會城中丞臺暨臺御史藩臬諸公事無鉅細皆

倚辦晨夕手板僕僕非質有其才品者不能明得意之畫也侯溫文有度奉法循理不伐功矜能緣飾儒雅條教可觀又相時而動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藉治如在劍水故迹邑西北負山陸阜積石陵墜成林萑蒿竹蕭草木蒙籠則教民薪蒸採伐田獵東北洿下戒潦甸人具徒畎人視洫川虞視澤梁木師監決塞是以雖頻仍水旱歛獲不致大匱而賦輒先登群盜震隣至于用鉞赫帝而跗注者雲集會城侯文武自將車履雖及室

皇蒲胥間而神氣間定撫馭有方芻糗克飽都護騰首剡尉薦矣諸賈人未作貫貸買居邑稽諸物侯於百貨無與知鳴琴卧閣薪米魚菽不俸易不以入廨簿書顯白狐鼠竄屏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侯之政平訟理也治兩邑如一跡穆如冲如剷除氣矜之隆謹密和合上獲下信今奏課上司功定拜璽書黃金之賜行且入爲九卿如漢廷故事夫無將汚於冀州孫寶撓於定陵此不善改玉者薛顓君繇宛甸徙長安尹子

心繇栗邑徙平陵召翁卿初補穀陽長尋舉高第
遷上蔡此善改王者侯辨之審矣夫六安屬廬子
國古臯陶庭堅封地霍山天柱漢時所指爲南嶽
鍾毓於人文率磊落有樹立不與凡同侯且奉徵
書高議雲臺之上發策公車之對渙群亡朋領袖
縉紳壹意靖共以贊 聖天子蕩平昭泰之治謂
西山高謂貢水長皆周人召伯之棠燕地爨公之
社矣德鬯澤流風業光美其以兩邑發萬里之軼
三年垂百世之休乎

賀張坤安公祖榮擢撫浙序

今上運河洛圖書于江淮東表宅 高皇帝開天

舊都秉執四象振治五氣用肇中興儀軌實視兩
越爲股肱蓋古會稽郡大禹執玉朝諸侯處而范
蠡計然名迹猶與神靈相綱紀也會撫軍缺廷推
我江右備兵使坤安張公主爵疏朝上夕簡宇內
翕然稱德舉焉士大夫懷公政澤屬蒸民之誦于
熊子誼不敢辭公桐產也世登上第爲郎司農治
粟口稱廉辨分藩晉楚所至有聲今春借鼎

江臬備兵適楚寇爲震羣盜橫民四起公行部分
寧遂無取人于萑苻之澤者乃嶺北距此垂千里
又借兼攝彼道篆嶼峒溲惡民亦徐受疆索倘所
謂朞月之可非耶父老子弟政喁望三年有成填
撫我豫章而兩越之節推高矣左之右之無不宜
之詩人所爲歌裳華也夫撫軍在漢爲御史中丞
漢刺史檢察二千石郡國煩細二千石自治之刺
史不代守爲守也二千石務在安全長吏責大體
耳他事令自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爲令也今撫軍

下臨監司監司臨守守臨令而權力齊于撫軍者
又有直指按使耳目多寄郡司李稱貶未必至公
而故人邑子使客遮操殿最守令患得失之心重
逢迎養交阿意取容何暇問民疾苦上所舉刺與
民所愛憎頗不相謀則撫軍道在知監司監司以
能得守令賢不肖爲功撫軍斟酌差次焉清淨寧
一然後漢治可幾也公於此握斗杓運中央審畫
精矣然人情濃淡之分豈惟利欲惟名亦然浮慕
其名與以其名爲的者皆自不能淡始中庸之不

可能賢智之過甚于愚不肖之不及望名爲鵠附影爲奔殖徒黨報恩怨能鄙相籠強弱相凌內藏猜禍外炎觀聽欣羨畔援色取行違施于有政或以苛細繳繞博明作之名或以因循叢脞襲惇大之名摠擾萬緒逐名之生心害事豈淺鮮哉公執義常定持法常固廉而不劇辨而不爭柔從而不致流孤立而不必勝書云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一夫有忍乃濟有容乃大是豈沾沾自喜者所辦哉每見兩臺有大計大疑質公如考鐘指掌不俟索

故府其炎炎者椽以理論之以權低昂之稍受隳括卽止不用溪刻釀决裂之虞意思深永從學問涵養爲播敷以此宰天下可也寧難撫越乎然越于今實視重天下矣縣官資越爲外府幅員千里庠者迫江海高者羣峭刺天諸曹書記舞智飛文刻章僞書高明之家宗黨賓客依勢作威用虐煢獨近復專使權市舶之利于番賈實非無事之國也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爰九五曰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公奠麗陳教疏穢鎮浮軌事緒功

興壤墾蓄除苛解燒反捺白罪寧草纓而艾服母
秋茶而凝脂將惠浸萌生信及翔泳行見鼎司三
事之席虛左以待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豈
區區兩越所能久私哉謹以此同諸大夫賀舍人
裝之前馬者



贈秦心卿山人序

余少年遊武林北門獲晤鄉先生侍御秦公質行
君子也距今垂四十年小草白下侍御之季心卿
歎當日典謁一見驩若平生秉燭坐談出所染畫
冊見示覺煙雲之氣冉冉飛動而於案上所置露
樽觚鼎一一鑒別若口是商周間物采典章在焉
因論其素則自弱冠時已飄然為塵外踪王公大
人不能器之敬道德放論學莊周蕩然肆志不訕
於諸侯學象仲連喜為詩亦溫醇暢醪不用雕鏤

鍛刻靡心力於句字間善題素信赫蹠紙施章爲
玄黃朱綠百物圖象筆精墨瀧灑竒辭摘異景簡
簡開間純白不設機事曰吾其浩居而自順者也
愛吾一鼎曰力無腴不能致願以一園易余曰君
園奚若曰園在武林之北門繫石爲峰巒巘水
中爲泚爲隈澳朱榮芳木雜襲其泚池晶晶受風
月芹藻搖颺迴軒曲室流髹漆其上几榻置桃笙
象簾觴客可容宴豆夾爵旅之側尊無禁昔酒不
澆其視枯槁拾穗爲名者此不猶秦哉余相視而
笑曰君之園卽君之鼎吾不貪君園不亦各有其
寶乎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
未嘗仕而遊俠傳亦列季次余多君在布衣之位
守學彌惇所至衣冠懷之遊大人有排解而無受
取更不藉談說使虛譽隆洽倘亦季次之流亞耶
夫外物則形不傷達生則精不耗君卽游戲污瀆
之中實馳心乎神明之園近世士習爲卑疵纖趨
比周以求寵則君抗其法於中孰不口是茫然丈
人者吾等矜式也大積厚者流光有德者饗樂漢

伏生申公轅固生桓春卿以老文學掌故天子親
爲執業焉知心卿異時不東面几杖承辟雍醕爵
之隆典也耶

